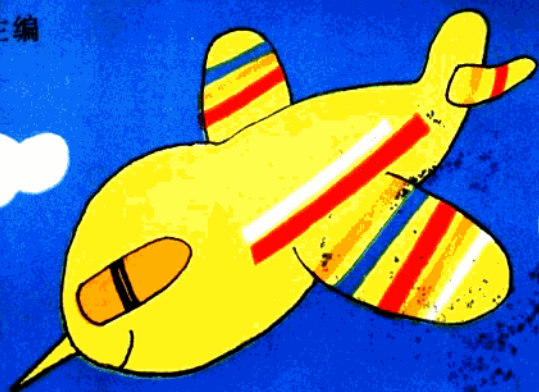


魏秋莲 主编



战斗

故事



海洋出版社

精选

目 录

崖山海战.....	(1)
海战传奇.....	(7)
抗英记.....	(10)
七百年前的中日大海战.....	(16)
鄱阳湖之战.....	(24)
驱敌收圣土.....	(30)
一代海军名将.....	(49)
“为了新中国，冲啊！”.....	(56)
垃圾尾海湾的激战.....	(64)
谁是最可爱的人.....	(69)
空军英雄.....	(75)
他留下了金钱难买的东西.....	(81)
海上猛虎.....	(92)
叛舰喋血记.....	(100)
斯佩舰队的覆灭.....	(108)
奇特的海战.....	(115)
奇迹.....	(120)
巧设诱饵歼海狼.....	(128)
人操鱼雷偷袭记.....	(132)
三张王牌的命运.....	(139)
冰海护航记.....	(144)
“俾斯麦”号的覆灭.....	(150)

偷袭珍珠港·····	(156)
夜袭亚历山大港·····	(177)
水下快车·····	(188)
夜海歼灭战·····	(193)
飞艇打潜艇·····	(197)
死尸活用·····	(202)
空袭特鲁克·····	(206)
诺曼底登陆与“桑树”行动·····	(218)
气球轰炸美国记·····	(223)
突破朝鲜海峡·····	(228)
山本之死·····	(233)
胜利前的悲剧·····	(240)

崖 山 海 战

南宋景炎三年（公元1278年）四月的一天，广东雷州湾的碭洲岛（今碭州岛）的海面上，阴风习习，细雨绵绵，漂泊在海中的近千条南宋战船一起挂上了白色孝幛，几万名南宋官兵捶胸顿足，悲恸不已。年方11岁，登基不到3年的小皇帝赵昀驾崩了。

在挂着龙旗的御舟上，群臣与杨太妃在紧急计议赵宋王朝的前途问题。一些大臣认为，目前大势已去，元兵已席卷整个中国大陆，朝廷被撵到了南海之上；左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前往占城（今越南），一去不复返；枢密使文天祥在江西兵败，不知音讯；剩下的兵马寥寥无几，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元兵相抗；皇上驾崩，群雄无首，人心涣散，不如大家分散逃命去吧。当时签书枢密院事陆秀夫与枢密副使张世杰力排众议，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：万万不可如此，这大宋的大好河山，岂能拱手让给元兵，大宋的臣民，怎能受元军的涂炭？我等也不能束手就擒，坐以待毙；古人一城一旅，尚可中兴，今日我朝百官俱在，尚有士卒数万，战船千乘，难道不能驱走元兵，收复失地，重振宋室吗？目前皇上驾崩，但皇上尚有一弟，可以立为皇帝，以收拢人心，号召全国。陆秀夫、张世杰怒发冲冠，声泪俱下，使那些失去抗元信心的大臣们深为感动，羞愧难当。于是，众大臣立赵昀之弟卫王赵昺为帝，史称帝昺。同时改元为祥兴，将碭洲岛升为翔龙县，作为赵宋王朝的行都。此议一出，全军振奋，共呼万

岁！是时，全军上下士气高昂，决心与元兵决一死战，重振赵宋王朝。

不久，宋都统凌震与转运判官王道夫率领的勤王军收复了广州，派人到翔龙县向朝廷告捷。张世杰、陆秀夫等人议后，奉赵昀移驻广州外海的崖山。

崖山，也称崖门山，在今广东新会县南部崖门附近海中。崖门水道是潭江与西江的入海口之一。崖山与汤瓶嘴对峙如门，扼崖门水道，形势十分险要。张世杰一面派士兵砍伐竹木，在崖山上筑起行宫及营房一千余间，一面加紧修补战船，打造军械，筹集粮草，准备在崖山建立根据地。这样，进可以顺崖门水道向广东内地攻击，万一形势不利，亦可凭借崖门天险据守，或乘船退至海上。陆秀夫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皇帝赵昀身上，除料理朝政以外，每日都亲自教赵昀读书，望他能早日懂得治国安邦的道理，挑起重振宋室的重任。

陆秀夫、张世杰等人足足忙了好几个月才有了一点基础。杨太妃传旨，封陆秀夫为左丞相，张世杰为少傅枢密副使。这时，在惠州搜集残部的文天祥得到消息，当即上表崖山，表示祝贺，朝廷封文天祥为信国公，又封张世杰为越国公，湖广等地的宋朝官吏和当地人民也纷纷起兵响应，一时抗元烽火四起，形势大有好转。

元世祖忽必烈原以为扫平南宋、统一中国的大局已定，但一看苗头不对，急忙任命汉奸张弘范为蒙古汗军都元帅，庞钊儿赤、李恒为副元帅，拨两万精兵，令他们前往扫平南宋小朝廷。张弘范受宠若惊，感激涕零，决心拼死卖命。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操练，12月中旬，张弘范令其弟张弘正为先锋，将两万精兵分成水陆两路，从扬州出发了。

李恒率领的一路元兵，从陆路越过梅岭偷袭广州。南宋

守将凌震、王道夫累战皆败，不得已放弃广州，收兵上了崖山。张弘范率领的水军从水路直攻漳、潮、惠三州，海盗陈懿卖身投靠张弘范，用海盗船引导元兵袭击屯兵在潮阳的文天祥。12月27日，文天祥在五坡岭兵败被俘。文天祥不甘受辱，服毒自杀，但被元兵救活，押到了张弘范的大营。在元兵攻击下，除崖山外，其他几路宋军均被击溃。

张弘范踌躇满志，准备调兵围攻崖山，一举扫平南宋。他先令张世杰的外甥3次前往崖山招降张世杰，许以高官厚禄，均被张世杰严词驳回。张弘范又强迫文天祥写书招降宋朝官兵，文天祥大义凛然，严词痛斥，在写招降书的纸上写下了正气浩然、传诵千古的《过零丁洋》诗，最末两句是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，表明了他宁死不屈、矢志忠于宋室、维护民族尊严的决心。

张弘范看招降不成，遂调集精兵强将，准备分南北两路强攻崖山。张世杰早有准备，将1000多艘战船用铁索紧紧连在一起，又在战船四周修建了一圈楼棚，犹如一道坚实的城墙，将整个船队构成一个坚强的海上堡垒，锚泊在崖山外海面上。张世杰和陆秀夫等文武大臣拥戴着赵昀和杨太妃，率领剩下的几万宋兵都撤到了船上，严阵以待，决心与张弘范作最后的拼杀。当时很多将士谋臣都认为这样做不是好办法，不如控制海口更为主动。但张世杰未采纳他们的正确建议，慨然道：历年来，朝廷一直在海上漂泊，这样下去总不是长远之计，不如就此与张弘范决一死战，如能托皇上的洪福，战胜元兵，我们可一鼓作气，乘胜收复广东，以图再起，败则与张弘范这个狗贼同归于尽，精忠报国。

由于崖门水道北面水浅，元兵的战船大，张弘范几次想从北面进攻均未得逞。于是，张弘范调集大批水军乘战船从

另一条水道入海，然后从南面向张世杰的水军发起攻击。但还未到跟前，就被藏身在楼棚后面的宋兵用弓箭射了回去，而元兵射出的弓箭均被宋军船队四周的楼棚所挡，起不到杀伤作用。张弘范看冲不动南宋水军，决定使用火攻：几艘战船载满柴草，浇上油脂，乘风纵火，火船直向南宋船队冲去。可是张世杰早就料到元兵会用火攻，预先让水兵们在战船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泥土，火船起不了作用。张弘范气得暴跳如雷，又派人到宋营劝降，但被陆秀夫、张弘范驳回。双方在海上僵持了好几天。

祥兴二年（1279年）正月下旬，张弘范看强攻与劝降均不起作用，便抓住张世杰海上堡垒船的致命弱点，采取了围攻战术。他派重兵封锁了入海口，切断了宋朝战船的淡水及食物供应。

几万名南宋官兵被围在海上，粮食一时还能凑和，但船上的淡水很快就用完了，官兵们连着吃了十几天的干粮，个个口渴难忍。陆秀夫唯恐渴坏了小皇帝及杨太妃，下令保存了仅有的一桶水，专供御用。渴极了的士兵们只好饮海水止渴，但海水又苦又咸，喝了上吐下泻，全军被弄得疲惫不堪。但这些困苦未能消磨掉南宋官兵的抗敌意志，他们决心与元兵血战到底。

这时，元军副帅李恒率领的一支水军赶到崖山与张弘范会合。张弘范大喜，令李恒负责率军从北面进攻，自己集中力量从南面进攻。他把手下的战船分为四队，自己亲率一队为突击队，每队之间相隔一里多，在进行了严密的准备以后，约定第二日对宋军发动南北夹击。

二月六日，天刚蒙蒙亮，海水开始涨潮。早已准备好的北面元兵战船，在李恒的指挥下，顺退潮南泻的海水向南宋

水军发起了进攻。张世杰闻报，急忙指挥士卒与元军展开了拼搏。这一仗杀得异常激烈，一直战到中午，海里漂满了尸体，鲜血将海水染红，双方都有重大伤亡。这时海面开始涨潮，李恒的战船为潮水所阻，被迫停止进攻。但就在这时，张弘范亲自督战的南面元军战船上忽然奏起了乐曲。张世杰以为元兵开始休息吃饭，也抓紧时间让部下休息吃饭。谁知这乐曲是张弘范秘密定下的命令南边元兵战船进攻的信号！乐曲还未停下来，南边的四支元军战船就象一群群出巢的马蜂一样，顺着涨潮北涌的海水一下子朝宋军冲了过来。张世杰见情况紧急，忙登上舵楼，调兵遣将，指挥杰军顽强抵抗。双方在海上展开了混战。由于宋军多日来饥渴交加，上午已拼杀了大半天，体力渐渐不支，抵不住元军的凌厉攻势。元军把宋军战船四周的楼棚打开了一个缺口，冲上宋军战船，砍倒了船上的樯旗。刹那间，只见怒涛翻滚，舟船漂摇，南宋战船上的樯旗倒下不少。张世杰一面抽调精兵护卫御舟和中军，一面指挥士卒拼命与冲上船的元兵肉搏。但元兵越来越多，殊死的战斗一直进行到天黑。这时海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大风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真是昏天黑地，咫尺之间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张弘范见天时对宋军不利，指挥元军发起最后的攻击。元军将南宋战船冲得七零八落，进行分割包围，宋军败局已无法挽回了。张世杰挂念着御舟上的皇上，拼命上前厮杀，但元军将他团团围住。张世杰不得已，只好与部将苏刘义带领附近的16条宋船杀出重围而去。

陆秀夫见情况危急，急忙来到御舟，进船一看，9岁的小皇帝早已吓得抖成一团，杨太妃也只是啼哭。走出舱外一看，御舟尚和其他几十条船连接在一起，一时也无法解开，虽然士卒们殊死抵抗，但元兵还是越逼越近。他知道今天是

无法走脱了，决心以死殉国。他先回船驱使自己的妻儿投海，然后穿起朝服来到御舟，先以大礼参拜赵昺，然后正色说道：国事至此，已是不可挽回了，陛下理应以国家、民族为重，为国殉难；德祐皇帝在临安被俘，已使我大宋遭到了极大的耻辱，今陛下不应再贪生而受此奇耻大辱了。说罢，他快步上前，背起小皇帝冲出舱外，飞身跳进大海！杨太妃见状，也奋身投海自尽。船上官兵、大臣、内侍、宫女听到皇上、杨太妃及陆丞相殉国的消息，一齐放声悲恸。万余人几乎同时奋身投海，他们宁可死，也决不当亡国奴！

身负重伤、血染战袍的张世杰，边撤边招集残部，来到了海陵山下（今广东阳江沿海）。他一面派人去崖山打听朝廷的消息，一面准备引兵上岸，休整再战。忽闻探船来报：皇上、太妃与陆丞相在崖山投海殉国了！这一消息对张世杰是一个致命的打击，他两眼一黑，口吐鲜血，倒在船上，许久方才醒来。部下劝他先将伤养好再说，他摇摇头，冒着海风艰难地登上舵楼。他焚起一炉香，双膝跪倒，向上苍祷告道：“我为大宋朝已经使尽了全身精力，一个君主亡故，又立了一个君主，现在又亡故了，而我还活着……”他泪流满面，再也讲不下去了。这时，海面上狂风呼啸，白浪滔天。张世杰大叫一声，纵身从几丈高的舵楼上跃下了大海。

绵延了152年的赵宋王朝，就这样覆灭了。

张弘范趾高气扬，派人在崖山的石壁上刻下“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12个大字，然后兴高彩烈地收兵回朝。可是，历史是无情的，后人在他的刻字上又加了一个“宋”字，变成了“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”，将他的树功碑变成了他出卖祖国、出卖灵魂的耻辱碑！

（徐冠军）

海 战 传 奇

尿 壶 败 倭 寇

三国时代，诸葛亮“草船借箭”的故事，已成为妇孺皆知的了；戚继光“尿壶败倭”的战例，似乎还并不为人们所知晓。

400多年前，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戎马一生，身经百战。他那“断带接缠牵战马，劈衣抽线补旌旗”的抗倭气魄，至今仍在中华儿女的心中传颂着。

那时，由日本浪人组成的海盗集团，经常驾驶舰船在我国浙江海门、新河一带海域骚扰，打劫我商船渔船，残害我渔民船员，使得我浙东沿海人民“有鱼不能捕，有地不能种，有家不能住”。

嘉靖34年（1555年），戚继光奉命从山东调浙江任参将，负责镇守倭寇活动猖獗的绍兴、宁波、台州3个地区。一次，戚继光率部驻屯浙江温岭县的新河地区，他严格训练部队，组织沿海军民联防，在附近披云山上筑起了烽火台，作了打击海盗的战斗准备。不多久，倭寇的舰队果然杀气腾腾来了，兵临新河，肆意挑衅。戚继光一面指令沿海军民“要严加防范，不使倭寇一兵一卒上岸；如若登岸，全歼不殆。”一面召集紧急军事会议，决定利用这里海上雾多的特点，摆起“尿壶阵”，狠狠打击敌寇。新河地区人民闻讯后，纷纷自动将尿壶按要求准时送往指定地点。翌日，沿海海面雾霭升腾，海面上能见度变差。戚继光命令部队将大批征集来的尿

壶，用木塞塞紧壶嘴投入海中。密密麻麻的尿壶成群结队随波逐流地向前漂浮。敌舰上的哨兵透过雾障，看不清漂来的东西究竟是物还是人，竟把这误认为是泅渡偷袭的戚家军，向敌酋作了报告。敌酋遂命令发起攻击，霎时间，炮声隆隆，炮弹似雨点一般落在海面，激起一串串水花。有趣的是，这些尿壶壶体平而光滑，任凭炮打箭击总也打不沉；相反，随着浪涌加大，尿壶却向敌舰越漂越近。待到海雾消散，定睛一看，倭寇自知上当了。

这时，戚继光率部乘船从三面包抄而来。海洋上沸腾了：金鼓齐鸣，杀声震天，万箭齐射向敌寇，打得倭寇鬼哭狼嚎，残兵败船惶惶逃窜而去，从此再也不敢来这里骚扰了。太平县事徐铎曾为此题写“戚公南塘奏捷”碑，至今仍保留在新河文化站内。

土豆“沉”敌艇

这里向您讲一个“土豆击沉潜艇”的故事，它在海战史上可谓是一个奇迹。

1943年4月的一天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海军“奥邦农”号驱逐舰正在太平洋所罗门群岛附近的海域担任巡逻警戒。这时，舰员忽然发现一艘日本潜水艇在后面不远的地方跟踪，时而还露出海面。

“奥邦农”号奉命对日本潜艇进行攻击。这时日本潜艇艇长命令部下开足马力，死死咬住“奥邦农”号的尾部，以避免对方火炮射击。

日本艇长这一招果然有效，因为两舰距离很近，“奥邦农”号的主炮无法瞄准射击。怎么办？舰上一片慌乱。不知道是谁带的头，顺手将贮藏柜里的土豆抓起来向日本潜水艇

扔去，舰员们个个抄起土豆胡乱向敌人掷去。顿时，土豆雨点般落在潜艇舱面上。“手榴弹！手榴弹！快撤！快撤！”站在甲板上的日本兵把土豆误认为手榴弹。于是，艇员们惊慌失措，急忙地钻进潜艇。艇长命令：“紧急下潜。”“奥邦农”号驱逐舰那里肯放，调转舰身顺着水势猛追过来。不多久，日本潜艇大概是由于发生了故障坠到海底，竟再也不能浮起；全体艇员尽皆葬身鱼腹。

这场海战使美国人意外地获胜。为了纪念它的胜利，美国缅因洲的土豆种植者赠给“奥邦农”号驱逐舰一块金匾。

“奥邦农”号军舰于70年代初退出现役。5年以后，美国海军又有一艘新的驱逐舰服役，命名为“奥邦农”号；这块金匾便移交给这艘新的军舰。

抗 英 记

翻开《明史·和兰（即荷兰）传》，有这样一段记载：崇祯十年（1637年，）驾四船，由虎跳门薄广州，声言求市。”这里所谓的驾舶求市者，原来并非荷兰国籍，更不是什么做买卖的商人，而是当时英国的一支明火执仗、作恶多端的海军远征舰队，为首的乃舰队司令威代尔。这也是英国最早侵犯广州港的一支舰队。

《明史》为何会出现这一张冠李戴的“谬误”呢？笔者揣测，一种可能由于在明清之交的一段时间内，中国人士对荷兰和英国人，尚分不清其国籍，而统呼之“红毛番”，故误将英人威代尔一伙的所作所为记在《和兰传》里；另一种可能由于明朝统治者避讳英军的暴行，故对此事仅一笔带过，以致连“英吉利”一国，亦不见于《明史》记载。

然而，时间的灰尘掩埋不住历史的真相。那么，当年威代尔所率领的这支舰队，究竟是怎样进犯广州港的呢？

“特许状”——亮了“绿灯”

早期的殖民主义历史，每一页都充满血与火的恐怖画面。同其他殖民帝国一样，英国早先对海外的掠夺，主要亦凭藉赤裸裸的暴力手段，即利用海盗袭击和劫持别国的商船。

当历史的车轮碾进了16世纪，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显著发展，加上新航路的发现，英王乃通过颁发“特许状”

的形式，鼓励本国商人组织贸易公司，并通过这些公司疯狂地向海外霸占殖民地，大力发展其所谓的独占或称垄断贸易，从此“特许状”为英国海盗式商人进行海外掠夺，大开“绿灯”，放任通行。据统计，1553—1680年，英国共组织垄断贸易公司49家。其中比较出名的有：“莫斯科公司”、“利凡得公司”、“东印度公司”、“伦敦公司”、“普茨茅斯公司”及“马萨诸塞海湾公司”等。

威代尔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于1635年12月12日，被英王任命为海军远征舰队司令，蒙太尼为总商，而派往东方进行冒险活动。

1636年4月14日，一支由4艘军舰（即“龙”号，“新尼”号，“加德琳”号及“殖民者”号）和两艘轻帆船（即“安尼”号及“发现”号）组成的装备齐全，武器精良的舰队（还配有一名葡萄牙语翻译及一名随行的历史学家，皆冒充“商人”），在威代尔和蒙太尼的率领下，升起不义的风帆，驶离当斯，开始其罪恶的航程。据说，他们还带有一颗国王授权雕刻的绘有狮子及3个王冠的纹章，以作印信之用。他们自以为，只要凭着这道“护身符”，即可横行世界，到处称霸，简直可笑不自量！

这支海盗舰队在烟波浩淼的大海上漂荡了5个多月，于同年10月7日抵达卧亚，并一直逗留到翌年（1637年）1月17日才离开。接着，又取道拔奇尔、阿郢及满拉加等地，并强行在这些地方建商馆，立据点。是年6月27日，威代尔所率舰队的3艘军舰及1艘轻帆船（此四船即是《明史》所谓的“驾四船”。）抵珠江口东侧的大小横琴，距澳门仅约1.5公里路。

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，使驻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惊慌失

措。

葡萄牙总管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，从英舰到来的第一天起，就使尽各种办法，企图制止英人介入其尚未立定脚跟的对华贸易。

出乎葡萄牙总管意料，英国舰队并未临澳，“切磋”贸易。原来威代尔对葡萄牙人“虚晃了一枪”，“安尼”号轻帆船，前往探寻直入广州的珠江水道。

该船奉命启航，并自恃船体小，吃水浅，一步一探，摸索行驶，终于溜过了虎门，直进离广州城约15海里的头道滩。沿途探暗礁，测水位，作标记，绘海图。直到他们自以为摸清了珠江水道，方得意地拨转船舵，返回大小横琴原驻泊处。

全舰队——倾“巢”出动

7月下旬的一天，威代尔迫不急待地率舰启航，进犯广州。但碍于航道生疏，微风及逆水等不利因素，他们不敢开快车，只好走走停停，像蜗牛似地慢慢爬行。当然，他们这样做，也是异想“神不知，鬼不觉”地潜入广州。

然而，对于这帮海盗的行踪，中国方面早就予以密切的注视。当他们刚到大小横琴的翌日，一明朝官员径登“龙”号军舰，了解其来华的意图和任务。不多久又有4名中国官员，相继探访调查该舰队的人员、武器、弹药及所装运的货物等情况。8月1日，当该舰队驶抵珠江口内九岛时，中国方面再次指派政府官员，面饬他们就地碇泊，不得继续深入。但这帮海盗居然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法令。他们担心，白天航行，目标明显，易招“是非”，而改为夜航，企图凭藉黑暗的掩护，偷渡广州，以求一逞。

4日，当他们在偷渡途中，又被一支正在巡逻的中国帆船舰队（约40余艘）发现，当即令其下碇。英舰队当面“服从”，抛锚碇泊。但当中国巡逻舰队一离开，他们又悄然起锚，继续入犯。6日，进抵穿鼻，再次为中国巡逻舰队发现，复遭严厉通牒，不准其再向广州进发。威代尔贼眼一转，计上心头。他花言巧语地辩解道，台风将至，望能向前找一避风所碇泊。中国官员答道，此事须经禀报，方能决定，在未得回令之前，不准擅行。但中国官员一走，威代尔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于8日又将舰队推进至亚娘鞋。

亚娘鞋是进入广州的一处军事要津，驻扎重兵，壁垒森严。威代尔这才发现形势有点不妙：在这段水域，中国军舰穿梭游弋；在岸上炮台旁中国官兵忙忙碌碌，似乎准备好大干一场！威代尔额头沁出了冷汗，脸上布满阴云。他心里明白，眼下舰队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。要进，必然与中国军队发生一场血战，胜负难卜；欲退，舰队给养几绝，派到附近岸上去弄粮食的水兵，空手而归。

他无可奈何，百无聊赖，遂令舰队竖起白旗（当时一种求救信号），但中国方面，不予理睬。接着，他复令祭起“国王旗帜（表示他们是王家派遣的船只）结果，这个“法宝”也不灵，中国方面依然置若罔闻。

这下，威代尔更是瘫成了“一滩泥”。他始而沮丧继而绝望，终乃发狠，企图狗急跳墙“破罐破摔”。3天后（即8月12日）他决定孤注一掷，复派“安尼”号，探测水道，率先开路。其他各舰，尾随在后，形似长蛇，汹汹直入。

但是，当“安尼”号试图驶向亚娘鞋上游时，理所当然受到中国官兵的鸣炮警告，3发重炮，如雷贯耳，吓得船上海盗，屁滚尿流，呼爹叫娘！他们一边匆匆地重竖“国王旗

帆”，以壮鼠胆，一边夹住尾巴，赶快退回。

未几，珠江涨潮，水位渐升。这帮海盗以为“天助良机”。于是，他们凭仗自己“船坚炮利”及珠江涨潮的有利条件，竟然全队出动，将亚娘鞋炮台包围起来。

中国军队奋力抵抗，与英舰相互炮击。刹时，炮火连天，烽烟迷漫。但因中国方面指挥不力，武器欠精，“落后挨打”，致使炮台失守，而英舰亦遭创伤。

众海盗——悻然而归

这个事件发生两天后，明朝政府即派人进行交涉，并指定附近3处碇泊所，暂供英舰碇泊。但威代尔得寸进尺，不复满意。8月29日，他又以避风为由，要求驶入广州内港，但复遭拒绝。翌日，他乃蛮横地率舰直入。9月10日，薄虎门，并在此碇泊。

与此同时，威代尔收到了驻澳门的葡萄牙总管的书面“抗议”：反对他进入广州“贸易”（实则担心英人损害其利益）。阅罢，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，随手将“抗议”丢进了纸篓。威代尔决不甘心就此中止其冒险计划，他准备让舰队先在此稍作休整，然后继续进犯广州。真是“两狗抢食，互不相让”。

这天凌晨2时，月西沉，潮水退。中国的3艘火器船，猝然袭击正在酣睡的英国舰队。火箭纷发，火球横飞，火焰迅猛扩散。这伙海盗发觉后将舰缆斩断才逃过了这场“灭顶之灾”。尽管如此，中国军队的这一猛击，已使威代尔魂飞魄散，肝胆俱寒。他沮丧地决定逃到亚娘鞋，他们一路开枪放炮，骚扰民船，竟然凶残地放火焚烧沿岸的一个小村庄，并掠走了村民的粮食、生猪等一大批物品。